

ZXFK 巴山漫话

谢美燕

宽敞平坦的路,缎带一般在脚下滑过,完全悬空的高架桥,一半嵌入悬崖的栈道,一会儿在大山的隧洞穿行,一会儿又在高空穿梭,大巴车在城万快速通道疾驶。

大巴车上的人群欢笑着,谈论着,我却陷入回忆,心底一丝幽怨悄然浮现——

从小到大,我都没有走出过城,一则因为自己读书就在县城,外面也无亲戚,实在没有外出的必要。但更多的原因,是一听传闻城口的路,有多坎坷多险恶,八台山又堵了多少天,翻了多少车,死了多少人,听得太多了,对这条城口与外界唯一的通道,便心怀着莫名的恐惧。

直到19岁那年,我才第一次走出城口。道路如何险恶,至今已无多少具体的印象,唯独钻心的疼痛还刻在记忆深处。拥挤不堪的客车,像醉酒的汉子,踉踉跄跄,颠颠簸簸,艰难前行。我开始还带着几丝兴奋,第一次走出城口的兴奋。到半山腰的时候,车子竟然开始跳跃式前进,忽地跳起,再忽地跌落,眼看车子就要倾覆下来,冲下万丈悬崖。我一声不吭,铆足了劲,双手死死地攀住前座的把手。忽然,车子猛地窜起再落下,坐在最后一排的我,直直地被抛起来,咚地一声,头顶狠狠地撞在车顶上,眼前金星一冒,钻心的痛瞬间从头顶传来,几乎让我窒息。使劲忍住眼泪,我腾出一只手摸摸头顶,赫然鼓起鸡蛋大小一个包。后来,我再也不敢坐在了,只好选择

城 口 的 路

半蹲半靠的姿势,一直坚持到万源。下车的时候,双腿麻得失去了知觉,一瘸一拐,走路飘得厉害。

头上的肿块一个星期就消散了,那份疼痛却永远留在心底。我暗暗发誓,一定要走出大山,逃离这条难于上青天的城口路。我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,从此,我踏上了另一条拼命读书奋力考试的路。我自学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科本科的学业,又打算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。初中毕业考入师范学校,没有读过高中,英语基础几乎为零的我,要跟全国几百万在校大学生竞争,难度可想而知。

2001年,从5月份开始,我就为研究生考试作准备,买来几十本英语辅导教材,背了整本英语词典,做了几百套模拟试题,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部投入了复习。11月,我再一次走城万公路,去重庆报考研究生入学考试。坐了一夜的火车,早早来到学校,带着梦想,带着期盼,递上自己报考的所有材料。结果,因为毕业证书的身份证编号是旧的,跟自己新身份证的编号不吻合,要回城口自考办开具证明才行。回去一天一夜,过来又一天一夜,加起来三天时间,还要运气特别好不堵车才行。可报考时间只剩了两天。无奈至极,我不得不黯然转身,带着遗憾和失望离开。

第二年,终于如愿以偿,顺利报考了。我更加努力地准备考试,几乎拼尽了全力。走路背单词,吃饭背政治,早上天不亮起床,凌晨

两点才睡,可我并不觉得累。满怀希望和信心的人,是感觉不到累的。

考试如约而至。教学任务极繁重的我,好不容易请了三天假,提前一天出发了。那时,已经有了城口直达重庆的大巴车,我选择这条路线,是觉得比走万源那边更稳妥。早上八点,从城口出发,新的希望又在我心里膨胀起来。一上车,我就安安静静地睡觉,以保存足够的精力应付第二天的考试。迷迷糊糊的,不知道过了多久,感觉车子停下来,我从睡意中清醒。原来是客车轮胎坏了,需要补胎充气,可附近又没有修理店。没办法,司机只好以龟速前进,慢慢磨,慢慢挪,终于到了开县郭家修车。

轮胎补好出发的时候,已是傍晚六点,我还不急,算算路程,总还可以赶到的,大不了今晚就在车上睡觉了。可是,走了不到一个小时,因为路太烂了,客车再次罢工。司机只好打电话向刚才的修理店求助,等到伙计赶来修好车,再次出发的时候,已是晚上十点。我心里开始着急,再仔细估算时间,也还是够的,毕竟到了梁平可以走高速,在我的默默祈祷中,客车后来果然没有再坏,终于在凌晨一点到了梁平高速公路口。

奇怪的是,收费通道竟然全是红叉,因为大雾,高速公路关闭。我这才真的慌了,怎么办?高速公路几点可以通行,不得而知。我走不了,跑不了,飞不了,唯一的办法,只有等,再等……我焦灼不安,不停地站起,坐下,再

站起,再坐下,真与热锅上的蚂蚁无异。

天亮了,绿灯也亮了,我们的客车奔驰在高速路上,我希望车子能快些再快些,巴不得飞起来才好,到了汽车站,只差几分钟就到九点了。我颓丧地坐在朝天门码头,头脑一片空白,我不甘心,真的不甘心,我辛苦准备了整整两年的考试,我要走出大山的希望,统统化为乌有了。不,我不!拦了一辆出租车,我依然如赶考一般赶往北碚的西南大学。

当然,我没法走进考场的大门。坐在门前的石阶上,我茫然地盯着校门口的横幅:2003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第二考场。注视良久,泪水涌出眼眶,从脸颊滑落,点点滴滴,冰凉,冰凉。考试结束了,考生拥了出来,经过我的身旁。我坐在那儿,如雕塑一般,一动不动。我似乎麻木了,没有知觉,也没有思想了,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,不知道该往哪里去,只是失落,只是绝望,只有虚空,无尽的虚空。

两次痛失机会,冥冥之中,注定我与大学的校门无缘。后来,我没有再报考研究生。我怨着,恨着,城口太偏远了,城口怎么就没有一条好路!

“到了——”司机的提醒声把我从回忆中惊醒。我们已经到达重庆了。以前数天的坎坷崎岖,而今化成了五个小时的坦途。我知道,城口人很快还将有自己的高速公路,有自己的铁路和火车站,而城口的子孙后代,他们将不再承受如我般的殇。

ZXFK 乡愁悠悠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在乡村,特别是年少的时候,虽然物质生活匮乏,但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空间:爬山,弹珠子,打弹弓,抽陀螺,转铁轴……这属于儿童天真无邪的玩法,会让孩子们多少感受到世界的可爱和有趣。慰藉乡村孩子单调贫乏的心灵。

夏天,庄稼地里皆灌着水,水滋养着新近插下去的秧苗。走过田埂,不时能看见田埂两侧有小洞露出。我和小伙伴赤着脚,一条田埂一条田埂地走过去,不时停下,手指伸进小洞探摸。若洞口沿深洞,则黄鳝大都待在洞中,因为它们出洞觅食一般在晚上。午后的秧田,水很烫脚,头戴草帽的我们汗流浹浹也能坚持,只为抓黄鳝的乐趣和必然收

获。断定洞里有黄鳝,我们会用手指将洞口扒拉大,然后双脚下田,尽量不踩着秧苗。一只脚伸进洞口,使劲,让洞包牢,然后再回来快插。边插边观察黄鳝出洞。黄鳝打洞,一般会贯穿田埂,因而你选择在这一侧插,眼盯着田埂的那一侧即可。一般,运动几个来回,黄鳝就熬不住,哆嗦而出,但也有能盘在洞里顶住压力。继续加快速度,一会儿,鳝头

从另一个洞口探探而出。我就用手抓它的颈脖,硬是将它从洞内整个拖出。但有时因为它头部出来不多,又十分滑腻,很快缩了进去,我就用手指捅进去,继续捅个不停。但有时黄鳝不知为何,会死赖洞中,并且大概感觉到出洞的威胁,它们聪明地选择“中间道路”瞎钻,你会发现它从田埂的中间或沿水沟的两侧间,伸出一段尾巴有时是头来。这时

前有一小水塘,非常小也非常浅,因为泥软而肥,多有长而壮的黄鳝。一年夏天,外婆带着隔壁表亲开始用铁铲、铁耙将小塘内部、周边清理一遍,不曾想,竟“清理”出了好多条我们难以想象的大黄鳝。嘿,后来到场上赶集时还卖出几个钱。而今,捉黄鳝的日子远去了。现实中,每次回乡,一睹水田,沟塘,说是想带城里长大的孩子抓一回黄鳝,只能当是笑话。它们的踪迹已很少见了。

其实,在我内心,“黄鳝”没有远离,它们还常年游弋在我的记忆里。一条条,一簇簇,长的短的,瘦的壮的,金黄色的,黑褐色的……而且,它们都是野生的,与我们这些乡间长大的孩子一般“野生”。

野生少年时

冉 烨

童年的槐花

刘 芳

自去占领某棵槐树,跟猴儿似的,最先爬到树顶端的便是冠军。不会爬树的孩子只有眼巴巴在树下仰望的份,树上的人找好一处稳当的枝桠坐定,随手捋一把近旁的槐花喂进嘴里,以快朵颐,一边用竹竿瞄准繁密的槐花,轻轻一夹,嫩枝脆声落地,正巧落在树下孩子的头顶,霎时像得了顶遮阳的帽子,乐呵呵直笑。树上的人不停地采摘着槐花,树下的人不停地地采摘着槐花,树上的槐花连同树叶摘下来放进背筐,树上树下配合默契。待几个背筐里都装满的时候,孩子们也已然满嘴生香,胃口肚圆。当炊烟升起,蚂蚁搬着夕阳回家的时候,我们也满载花香晃悠悠走上回家的路。

槐花,有许多的功效与作用,那些全开的花朵,待香气散尽,就拿来熏肉猪圈里面的猪仔;那些欲开还闭的花朵儿,放在清水里淘洗一下,放进蒸笼,中火清蒸五分钟,在竹筛上摊开晾干,再在阳光下翻几个滚儿,便可食用了。这花食因是半合,香气也被裹住,沁香经久不散,可以存放许久。妈妈像勤劳蜜蜂一样整天在地里劳作,教书的爸爸回家就变着法子做好吃的勾引一家人胃里的馋虫。他把槐花与韭菜连同肉内当成馅包进饺子皮里,吃来一股子清香,味道虽淡,却很爽口;做玉米糊糊时候放些槐花进去,莹白黄亮,还泛着淡淡浅绿。他还用槐花煮饭,槐花拌汤,槐花煮粥……色香味俱全,吃后唇齿留香。糖是稀罕物,也是奢侈品,爸



爸便在屋檐下安放了三个大蜂箱,招来了许多的蜜蜂。每到槐花盛开时节,蜂儿便在檐下进进出出地忙碌,它们唱着歌儿,亲吻一朵朵槐花,然后衔着花粉回到蜂巢。这一切都是美的,但最美的还是取出蜂蜜的时刻。那新取出的清亮亮的槐花蜜成为诱饵,一大群小伙伴围过来,我用手指头蘸一点,蜜糖牵着丝顺着他们流口水的眼神送进我的嘴里,再“嗷嗷”地吮着舌头,那甜蜜的瞬间也会溢满爸爸的心房。

后来,我的山村发现了锰矿,漫山遍野黑色矿洞代替了漫山遍野的槐花。后来,我们离也开了小山村。如今,爸爸的头发已被当年的槐花染白,每当槐花开放的清亮亮的槐花蜜成为诱饵,一大群小伙伴围过来,我用手指头蘸一点,蜜糖牵着丝顺着他们流口水的眼神送进我的嘴里,再“嗷嗷”地吮着舌头,那甜蜜的瞬间也会溢满爸爸的心房。

穿越锅底幽

亮脚林

去锅底幽,首先得穿越一大片亮脚林。各色乔木积蓄了一身的力量争高直指,用蓬勃的树冠向天空宣示着自己的主权,而雾就打成一个个结,挽在最高的树冠上。

就这样,林子上方的天空被笼了个严严实实,林子下方反成了生命凋零的空间。

有多少树,就亮出了多少树干,像一只只光脚杆,站立成一个寂寞的巨大集群。

偶尔可见,一两株喜阴的植物成为林子稀缺的点缀。在这里,苔藓反成了色调的主角,放肆地沿着湿漉漉的树干攀登,每到一处,就把它泛绿或泛黄的心事热烈表达。

一滴太阳从树冠中漏了下来,瞬间惊醒了林子的眼睛。

野花的河流

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花。花株都很小,长长的茎,宽大的叶片,零丁地开着几朵小花,卑微地散在草丛中。

这不起眼的花儿,很少有人问起它的名字,即使有人问,也懒洋洋的口气,“瞧,那儿有点野花。”

可在这山坡上,白色的,紫色的,黄色的各色小花忽略了自身渺小的个体,热烈地绽放着大山八月的心境。一朵,一片,一种色,两种色,在这里失去了彼此的界限。金色的阳光下,只是流淌着一条浅浅的河流,一阵风,就漾起连片涟漪。

这里边没有名贵的花。这里边更没有挖空心思的培植。可这里分明开得这么蓬勃,这么热烈,这么宏大。这里才是花儿真正的王国。临离去时,放牛的老大爷指着其中的一种紫色小花告诉我:它能随太阳的暴晒程度自由开合,神奇着呢。我分明看见河流正上另外一个山坡。

溪 群

站在山梁上,就能偷听到溪流与大山细碎的情话。寻觅,哗哗啦啦的声音越来越响,溪流冷不丁地就从一丛灌木的后面扎了出来。

它小巧地扭动腰身,顺着山沟往下流动,一路珠花,一路欢歌。

偶起的“叮咚”,是掉入了水潭的梦境,由此开始一段短暂的休憩。

就这样,走走停停,石头上,草叶上,枯木上,溪水一路留下湿漉漉的吻痕。

这羡慕了苔藓,成片地附上石头或枯木的头皮,急不可待地翘首。于是,石头绿了,溪水绿了。

锅底幽的马

当锅底幽的炊烟在暮色中袅袅升起,放马的老头说:山那边的马儿要来了。而睡意在帐篷中刚刚饱胀,“得得”的声音就掀动地皮,迅疾驰来。

继起的是几声嘹亮的嘶鸣。几十匹马团团围住帐篷,大声打响鼻,大声嘶鸣,“得得”地不停走动。

我从帐篷里钻出来,高高地跃起。群马四散奔逃,蹄声密集得像鼓点。

原野里,马悠闲地仁立,无数只眼睛在手电光下闪着狡黠的光。

果然,刚进帐篷,外边又响起了粗重的响鼻声。放马的老头说:安心睡吧。

黑老林的传说

人说,黑老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可分明又有人看见了野人和熊瞎子。

黑老林至少是原始森林。掀开一片蔽目的树叶,就有一棵参天的巨木惊悚地跳出来。

偶尔,还是红豆杉。还有卧着的,已枯朽得不见树形,表面已爬满苔藓,树干已被掏空,成为某种不知名动物的栖身场所。

可我始终未见过野人,连熊瞎子也未出现。倒是老林边上庄户人家桌子上的一盘野蕨菜,升腾起了黑老林久远的传说。

晒葵花籽的人

滕 芳

他半跪在葵花籽上,一边耐心地拔开一边寻找什么,有时捡起干枯的叶柄块,有时选出带缺口的,一粒有时丢弃的是,光滑如旧。

他像一只蜜蜂伏在钟爱的花蕊上,鸟雀啄籽的声音仿佛穿透了去年的风声,被他在某粒葵花籽上捕获。

我所尝不出的微微霉变,被他精准地挑出。

他所用心的生活,在他的小院里,阳光如此颗粒饱满。

老 屋

立 勇

走的时候,没搬走那三排列,他把他扫了又扫,把院子扫了又扫,把牲口可能路过的隘口扫了又扫,把坚实的川架看了又看,然后,把老屋留给老家。

竹根串过石坎,在地里的黄土里探寻养分,竹笋冒出来,枝叶漫过,杂草和青苔,草兵压境,从后檐沟开始,对老屋形成包围之势。阴暗潮湿这两把利刃,剑指老屋,施展摧枯拉朽之术,我的苍凉,从草木间翻滾而来。

屋檐下浑圆的土坑,星罗密布,都是地牯牛捕食,挖下的陷阱。四围的高山,也是造化布设的陷阱。

他的离开,就像,虫子的逃离。

亮元柱,椽子椽子,以及木板木窗,剩余的松香,足以吸引木蜂的王朝,这些都是老屋的新主人,木头所在,都是繁衍生息的领地,木屑一点一点咬下来,撒满一地乡愁。

长脚闹鸟,蜂聪明透顶,把构筑爱巢的选址,定在电表箱,“有电危险,严禁开启”的警告,与马蜂素不相识,原来,也是红线,现在,马蜂是红线。